

面對風暴

從M型社會走向炭五十

文 / 朱雲鵬

摘自某報民意論壇文章的一段話：

「在一次社會服務裡，有個家庭因男人失業生活困頓，用一百元維持一天一家四口的餐費，我偶爾在他家的撲滿發現一個五十元硬幣，我好奇的拿起來搖了一下，男主人靦腆的接手過去，告訴我：『那是生命最

後的尊嚴』。

炭五十一生命最後的尊嚴

那一天看到電視我嚇呆了，這一家人女主人走了，父親帶著孩子燒炭自殺，我到他們家希望能在為他們做些什麼？到了寢室，發現撲滿的五十元硬幣不見了，桌上有張收據：『炭五十』。

我終於了解到什麼是生命的最後尊嚴。」

從民國八十九年到九十五年，全國自殺死亡人數總計兩萬三千多人，是九二一地震死亡人數的十倍，主要原因是失業和卡債，尤其去年和前年正逢卡債事件高峰，創下自殺人數紀錄。家長攜帶子女自殺的案件大增，其中一半以上是燒炭自殺。

M型社會從理論成為實際

在我們的四周，「M型社會」的來臨似乎不再是理論，而是實際。民國九十四年，我們最窮五分之一家庭，每戶年所得月所得只有兩萬四千八百元，八八年同樣最窮五分之一家庭，每戶每月還有兩萬六千四百元，這六年之間非但沒增加，還減少了一千六百元。但是物價是愈來愈高了，房租也愈來愈貴，所以到了九四年，最窮家庭整年下來非但沒有儲蓄，還必須吃老本，總計全年每戶吃老本約兩千元。五分之一家庭的總數有多少？有一百四十四萬戶，平均每戶一接近兩個人，共兩

百七十三萬八千人。

最富有五分之一家庭，在過去六年裡，所得增加了四千多元，到十四萬九千七百元，這個數字是最窮家庭的六倍了。往前推十年，只有五·三倍，往前推二十年，只有四·五倍。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也令人怵目驚心。

貧富差距擴大並趨惡化

就業的狀況也不佳，事實上，這也是低收入家庭所得偏低最重要的原因。今年元月，失業人數共有四十萬人；青壯年，也就是二十五到四十四歲，失業的達到二十三萬六千人，平均失業時間達到半年。中老年也就是四十五到六十四歲，失業的有七萬五千人，平均失業期間更長，達到七個半月。另外，還有人想工作但未找工作，也就是所謂的「怯志失業者」，約二十萬人，和失業者合計達到六十萬人，連帶影響家庭人口超過百萬。

卡債風暴雖然過去，但



◆街頭不時可見有人在街邊乞討，而多數行人則行避之唯恐不及。此一現象顯示出貧富差距已有越來越擴大的趨勢。

在協商的過程中，有很多卡債族變成「卡奴」。去（九五）年與銀行協商達成還款協議的案件達到二十餘萬，總金額約三千億元，等於每件約一百五十萬元，在未來七年多的時間連本帶利償還；對於這些二十多萬人的卡債族而言，漫長的冬天在等待他們。

低所得者每戶可支配所得不進反退

目前台灣社會有所得分配不平均的趨向。如將台灣家庭依照所得水準劃分為五組，並算出一九六四至二〇〇五年不同組別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，最低所得組在一九九九年的可支配所得為此期間中最高的，約有三十一萬七千元，至此之後便不斷下降，二〇〇一年，甚至跌到二十七萬九千元，近年來，雖略微上升，但仍未及一九九九年的水準，最高所得組的可支配所得高峰為二〇〇三年，約為一百七十九萬九千元，二〇〇四年略下降，至二〇〇五年又回升。觀察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五年高低所得組可支配所得，似乎在台灣社會已有「M型」化趨勢；最高所得組二〇〇五年的可支配所得，超過一九九九年與二〇〇〇年，但最低所得組的可支配所得，卻低於一九九九年與二〇〇

〇年，再加上通貨膨脹並未因所得下降而跌停，使得最低所得者的實質所得，不漲反跌。

製造業失業比率偏高

想改善台灣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，可從增加就業率著手。目前台灣地區失業總人數約四十萬人，失業率三·八%；其中約有十六萬人的失業原因，與整體經濟狀況直接相關，也就是「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」與「臨時性工作結束」。另外，台灣還有十九餘萬人「想工作而未找工作」，這些人通常被稱為「怯志失業者」，屬於廣義的失業；連同正式失業者共約六十萬人，占就業人口總數約六%。

目前台灣失業者中，非初次尋職的失業者共三十二萬八千人，其中五十五·五%在失業前原屬服務業，三十一·七%為製造業。與就業者的行業分布相比，失業者來自製造業的比率偏高。這顯示：傳統製造業持續萎縮，與新製造業人力簡約。

服務業無法及時吸收工業勞力

另一關鍵來自於工業丟出勞力，但服務業吸收速度卻不夠快；從跨國比較中，可發現台灣服務業創造就業能力不足。二〇〇三年我國服



◆93年舉行的「建構宏觀、包容與分享的社會」，針對台灣當下應如何面對過去、策應未來做深入的探討。（左起林萬億、余範英、朱雲鵬）

務業產值六·七兆，占整體名目GDP比重六十七·八%，但服務業就業人數占整體就業人數比重僅五十七·九%。

貧窮問題與所得分配是相關但不相同的議題。所得分配不均的社會，容易產生貧窮，但還要看底層家庭間的分配如何才能決定。根據林金源和作者的研究，如果採用「相對貧窮」觀念定義「貧窮線」，台灣的貧窮率呈現長期遞增的現象，從一九七六年的四·六%增加到二〇〇三年的七·五%；其中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五年期間相當穩定，大抵都在六%左右；從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，貧窮率稍有下降；除了這兩個階段之外，貧窮率幾乎都呈上升趨勢，尤以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一年間爬升最快。

大環境讓英雄無用武之地

台灣的人民很可愛，當面臨生活絕境、走投無路之時，絕大多數怪自己，用結束自己的生命，為艱困的生活劃下句點。他們不知道，在很多的事例中，自己已經很努力了，是大環境不夠好，使得本身的力量無用武之地。

對於高收入、走國際路線的國民而言，他們有「流動性」，可以在全球各地追逐機會。對於存留下來的中產階級而言，也不怕。他們的儲蓄足以安度晚年，資產近年來也有增值的跡象。還有許多都市周邊的「田僑」更是不用擔心；即使農業收入不好，賣一小塊地，就可以夠吃三輩子了。

不過，可惜的是，這些不是台灣社會的全部。有很多人，努力了半輩子，但是撐不過來了。對於他們而言，是否走上「炭五十」的選擇不是虛幻，而是真實。